



深度

社运父母开办Kids Club：为何乱世里我们要教孩子种田

“我们很可能会失败……最后迎来极权和黑暗。但在这样的时代，如何不丧失希望？”

特约作者 吴世宁 发自香港；录音整理 吴苇晴 | 2019-11-10



反高铁运动青年周思中、李俊妮（Jenny）与诗人洪晓娴（Kitty）开办 Kids Club，把从生活馆和农田汲取的生命能量，传播到小孩心里，种下希望的种子。摄：杨阳明/端传媒

差不多十年前，香港“八十后”青年头缠白布，双手捧著稻米种子，每二十六步一跪一拜，在五个立法会分区苦行，抗议高铁（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拨款通过。

争议众多，但高铁香港段拨款依然获立法会通过，2013年，高铁依然轰隆地开进香港，辗过新界农地，及一条唤作“菜园村”的农村（[详参菜园村事件](#)）。但事情没有就此终止。反高铁运动青年周思中及李俊妮（Jenny）自此搬入新界，在泥土里种起稻米和蔬菜，建起“生活馆”，开始实践自主生活。

忽然十年就过去，果实落地：他们生下乳名叫瓜瓜的孩子；耕耘十载的“生活馆”也开办了分支，创立融合耕作、教学及社区连结的“Kids Club”，把孩子带到田间，让他们的小手抚摸湿土、青嫩的禾稻及晒成的稻谷。在晃荡的时代，他们想告诉孩子劳动有时，收成有时；想孩子怀抱希望，热爱土地，就像快将成熟的禾稻，内心注满热切的希望。



参加Kids Club稻米工作坊的小朋友体验田野间的工作。摄：杨阳明/端传媒

前传：“生活馆”十年

“你开始脱离那种不自由、只能用钱交换货品的沮丧后，生命的创造力就开始展现了。”

2019年6月起，反对《逃犯条例》的声音席卷全港。8月5日，反修例人士发起“三罢”，希望全港各界加入罢工、罢课、罢市以表达诉求。在田间的生活馆，Jenny和周思中也曾想过“罢耕”。但周思中忽然说：“其实做生活馆就是想抵抗这个fucked up的资本世界。真的不想罢工呀。”“最后他还是偷偷地下了半天田，”Jenny笑说。

当城市中大部分人的工作，就是为大资本家当一颗小齿轮，那罢工就是一种对秩序的叛逆。但生活馆的工作本来就是一种叛逆。2010年，同是城市人的周思中和Jenny在反高铁一役后，决定留在新界种田。以“生活馆”来推动永续农业，也探索自主生活的可能性。“许多人觉得耕田是退休时才做的。但其实你什么也不懂的话，连耕田也做不来。”周思中说。

就是在香港这个高速运转的资本主义城市的边陲田间，他们开始“半农半X”的生活，一边种田、一边以兼职工作赚取生计。作为100%正宗城市人，两人得边做边学农务，从开垦田地、种植技巧、到割菜心的精确位置，都得一步步摸索学习。除耕作外，为建设生活馆设施，他们也学会自己拉水电、造厕所及化粪池。这是从前在闹市居住的他们从未想像过的。

这十年让两人明白，没有任何东西搁在某处等你去取用。你想要，就要去创造，去想办法。“以前衣、食、住、行，全部都是消费所得，只需用金钱便可交换服务、解决问题。但在生活馆的十年，就发现以前学校所学的都是套装知识，却不能把你跟生活连结起来。”Jenny说。成为农夫，身份从单纯的消费者变成生产者，“你开始脱离那种不自由、只能用钱交换货品的沮丧后，生命的创造力就开始展现了。”Jenny说。

十年前，菜园村村民觉得这些社运知识分子青年来种田，不过是一班后生仔在“玩玩下”（玩玩而已）。十年后，生活馆已积累稳定的网络，共有50个订户，从有机作物为起点，

连结社群。不过，现在他们又赶著发另一个梦，一个关于小孩和未来的梦。

孩子心间撒下希望种子

“如果小朋友觉得这食物是他有份参与去生产的，这不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土地的意义？假如你自觉是这片土地的一份子，你就会爱这个地方，不舍得这里受到伤害。”



Jenny和女儿瓜瓜。摄：杨阳明/端传媒

2018年，周思中和Jenny的女儿呱呱坠地，欣然成长。女儿乳名叫“瓜瓜”，是因为爸爸最爱夏天，而“瓜”是香港夏天可种的作物之一。香港政治前景灰蒙、亚马逊森林焚烧，世界越发黑沉。为什么仍相信一颗瓜落地后，可以美丽而具尊严地活著？两人一人一句：“我们完全没有生小孩的心理障碍。正因为我们种田时感到希望，所以就觉得如果有个小朋友可以在田里长大，一定很快乐。”Jenny说。“将来的世界好不好，其实跟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有关。那我们既然不是黑心地把小孩submit去一个坏透的世界，那我们应该思考现在该做什么呢？”周思中说。

“我们两个都是‘正能量撙’（正能量家伙）……正能量多到令人惊，哈哈。”Jenny笑说。2016年，Jenny怀上瓜瓜之前不久，香港出现学生自杀潮，多名十多岁、甚至只有七、八岁的孩子，从高楼一跃而下。年轻生命蓦然折断，绝望的阴霾笼罩城市。Jenny感到切心的痛：“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会想死。我们的教育出现什么问题，令孩子面对不了生活？”她说。她跟女儿说，瓜瓜（女儿乳名），如果我们找个地方，让小朋友一起在农田玩、学习，不会向你们施加压力，这样好吗？于是，Jenny跟同是妈妈的诗人洪晓娴决定一起开办 Kids Club，把从生活馆和农田汲取的生命能量，传播到小孩心里，种下希望的种子。

“本来我们打算找一块几千呎的土地就好。”Kitty笑说。但可租的农地非常少。有部分业主认为种田的人一旦开始耕作，最难“赶走”，有地也不愿租出。几经转折，他们终于租下一块三万八千呎的农地，连同其中一间百年历史的客家大屋。

因古屋复修工程规模庞大，Kitty和Jenny付出许多时间、心力及金钱。可幸的是，他们为修葺大屋募集了一笔捐款。但复修工程仍相当艰巨——他们不希望破坏田地水土，所以并没有开通通往农田的车路；于是他们得号召义工们，每星期以愚公移山的方式，以手推车把英泥沙石一车车运到屋中。至今工程已进行近一年，尚未竣工。“不过，我会说是宇宙力量带领我们找到这个地方。”Kitty说。新界的荒废农田不是被建屋就是被倒泥头，但这里的水土竟肥沃无污染，而且五十多年前也是水稻田。作为“资深农夫”的周思中也不禁赞此田“好靚”。



周思中和女儿瓜瓜。摄：杨阳明/端传媒

自去年十二月开办以来，Kids Club已举行过一次为期5个月的稻米工作坊，内容包括种米体验，亦有田间生态观察、诗歌、湿水彩的学习等等。尚在复修当中的客家大屋将来会成为活动基地，当中更有宽广得教人钦羡的厨房，让家长孩子体验“farm to table / 从农田到餐桌”的过程。Kids Club众人希望，在这个地方，孩子从亲自接过谷种、培育禾秧，到最后收成晒谷、享受成果，可与稻米一同经历生命育成。

“如果小朋友觉得这食物是他有份参与去生产的，这不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土地的意义？假如你自觉是这片土地的一份子，你就会爱这个地方，不舍得这里受到伤害。”Kitty说。

让孩子“走神”的学习实验

“我们的学习不似学校一样什么也定好。我们不要求小朋友于每一个环节都要聚精会神。要求一个小朋友全天候focus是不可能的。”

“基本上，小朋友一来到Kids Club，见到一望无际的草地，就自己开始乱跑。平时在学校都不让跑呀。”Jenny说。访问当天，稻米工作坊的日程是把水稻田上的野草拔掉、再把田耙平。不一会十多个力气奇大的小孩已把草耙光光，在水位高至膝盖位置的泥田上跑动，互掷泥球，走出田后已成一个个小泥人。家长们眉头皱也不皱，只是著小孩以井水冲身。“我不想小朋友有洁癖，因为会因此少很多乐趣。”一位妈妈跟我说。

跟坊间的亲子休闲农庄不同，Kids Club不是一个摘摘蕃茄拍拍照的打卡胜地。Kids Club希望以泥土作基础，以耕作及食物作媒介，把孩子及社区、社会及大自然连结起来。所以创立前，三人围坐，仔细讨论Kids Club的“八大原则”，并得出“放慢脚步，与孩子一同成长”、“拥抱孩子的古怪”及“成人不一定是对的”等等的理念。

“你问我的话，我最不希望小朋友这么快去学规矩。”Jenny说。事缘香港主流教育模式，对即使只是参加幼稚园面试的小朋友来说，“纪律”也是第一等大事。“有家长说小朋友第一个星期上学就要学纪律，去厕所要排队，做什么事都要守规矩。”她指著手抱的女儿瓜瓜说：

“可以想像吗？这样的一团饭团也要守规矩？”她也听朋友说过，她的儿子每晚也不敢睡觉，怕天明上学。因为他比较活跃，老是被老师吩咐待在一个角落中，学习“守规矩”。



Kids Club稻米工作坊内容包括种米体验，亦有田间生态观察、诗歌、湿水彩的学习等等。摄：杨阳明/端传媒

所以Kids Club是一个开放兼容的学习空间。在工作坊的第一课，Jenny和Kitty便跟家长“落药”，打预防针：“一般香港家长会觉得付了钱参加课程，小朋友就要学到什么什么。但我们一开始就会跟家长说不要有这样的期望。不是这一课学插秧，他就会学会。有很多学习成果是不能量化的，比如说小朋友所建立的友谊、合作去完成行动或行动前的讨论等等。”Jenny说。

“我们还会跟家长说，如果小朋友忽然跑开去玩，也请不要叫他们回来！”Kitty说。事实上课堂也常常“跑调”。比如说某一次工作坊日程是犁田，但孩子们忽发奇想，想找材料做一道桥，好让大家轻松跨过一条宽阔的水道。有时他们会跑去看迷失在田间的山羊、或以篮子捞起一只傻乌龟，留下爸爸们在烈日下流著汗犁田。课堂虽然有预先排好的日程，但亦容许相当大的灵活流动性。

“我们的学习不似学校一样什么也定好。我们不要求小朋友于每一个环节都要聚精会神。要求一个小朋友全天候focus是不可能的。在Kids Club，他们可以转移不同的关注点，ready的时候再参与，或者抽离。让他们自己选择进进出出，自己作出决定。”Jenny说。

正因为生活馆的十年，让Jenny明白到学校所学得的“套装知识”无法跟在地生活连结；“生活”才是学习及创造的关键。比起乖乖地坐在课室里听课，Jenny更希望见到孩子在生活中寻求知识时闪闪发光的脸孔。她这样说：“小朋友其实有许多关注点，他们有许多兴趣——看羊、潜水、在水道里游泳，从中你会见到他们之间如何交往、相处、讨论……他跟周边环境和人产生关系后，很自然地就会思考如何尊重大家一起相处的空间。”一位爸爸也跟Jenny分享他的儿子如何学习“遗憾”这件事。有一天，他的小朋友跑去筑桥；回到田后，他发现爸爸们已把田耙平，而自己竟然没有参与这么好玩的活动，离开时难免失落。

“小朋友亲自经历过这种‘遗憾’，那下次会小心不去‘错过’。但在学校里会怎样呢？全部学生都要做同一件事。如果有小朋友谈话或做其他事，就会被罚，这就是刚才所讲的‘纪律’。但这样的话小朋友会感到被强迫，失去主动性。”Jenny说。



洪晓娴和女儿年年。摄：林振东/端传媒

成人可记得自己的内在小孩？

“某些小朋友是古怪的。但我们可否发现及拥抱他的古怪？以他的古怪帮助整个环境？”

在Kids Club成长的不只是孩子，也是大人。Kitty笑说自己本来极讨厌小朋友，觉得他们常常“搞搞阵”。“但我觉得上天真的有安排。你越怕，他就越在你面前出现。”她说。参与Kids Club的小朋友，有发狂打人的、也有躁动无耐性的。有次Kitty讲故事，在黑板上刚写完字，就有小朋友想在黑板画画，冲前把上面的字全部擦走。刚开始时，Kitty也不知如何应对这个急躁的孩子。

渐渐地，Kitty留意到这位小朋友没有跟其他孩子玩。有一次，Kitty问他最好的朋友是谁？他回答他没有朋友。于是Kitty就说：“那我做你朋友，好不好？”小朋友自此非常信任Kitty，每次也跟她谈话，分享背包里的宝物。有次他甚至为Kitty送上亲手造的蛋糕。

“对，某些小朋友是古怪的。但我们可否发现及拥抱他的古怪？以他的古怪帮助整个环境？假如他在社会上许多地方已遭受排拒，在kids Club也被排拒……那就太可怜了。我们要令他的古怪也有可爱的地方。”Kitty说。

“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提醒。小朋友是大人的镜像。一个暴躁、没有礼貌的小朋友，问题可能不是出自他身上，而是周围环境令他要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Kitty又记得，近年她曾带领一个写作工作坊，请参加的高小学生想像一个游乐场该如何设计。结果他们对游乐场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不准父母进入。因为只要大人进入，就会这样不准、那样不准。“我相信大人要跟小朋友站在同一高度说话，那小朋友才会接收，并且当你是同路人。”她又说：“我们还会记得自己的内在小孩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希望成人如对待我们？”

或许是这样一个开放兼容的环境，也或许是潜藏可能与创造的农田，让孩子呈现不一样的模样。一个平时娇生惯养的小女孩，竟然在收成当天全日帮忙打谷，做个不停。一个家长也说，孩子听过Kitty说一个关于米米精灵的故事后，有一天吃剩米饭，竟然难过得哭起

来，因为不想“米米精灵”死掉。也有个小朋友在一节课堂见过一个小孩跌倒后，下一星期活动前特地自备一个“急救包”。妈妈惊喜地说，从来没见过儿子有这样的行为。



Kids Club的小朋友。摄：杨阳明/端传媒

在坏透的时代继续生活

“既然我们觉得种田重要，去到世界末日也会继续，政权如何也不能改变我们所做的事，那我们必须继续实践才可把我们的信念告诉别人。”

自六月开始，Kids Club的导师们跟家长们就更忙了。有时，Jenny和Kitty会把工作坊时间改到早上，好让大家参加大大小小的反修例游行集会。一下子，大家从一片虫鸣鸟歌的金黄稻田，转战到烟雾弥漫的城市街角，直至周一清晨的关钟把大家从恶梦中敲醒，又开始一星期既定的生活规律。

其中一位参加的家长——剧场工作者及导演林燕对我说，她有好几次因为游行而缺席工作坊。“但后来觉得，我在这里也是参与改变，一场细微而缓慢的革命，让我们的下一代明白人与土地的连结。”她说。

在这般躁动的时代，“耕作”、以至“生活”的意义在哪？“我们面对的是整个社会都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问题。我们明白那种不安和愤怒。但同时也会问自己那我们可做什么？如何做？”Jenny说。他们都选择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继续生活的革命。

“既然我们觉得种田重要，去到世界末日也会继续，政权如何也不能改变我们所做的事，那我们必须继续实践才可把我们的信念告诉别人。”Jenny说。

“就算我们真的争取到真普选，甚至真的可独立，一切不会就这样完结……正正在这个时代，我们更须思考怎样将相信的理念在生活实践？比如说，如果你相信支持本土农业，那就要帮衬本地菜商户。”Kitty说。她笑指自己每次下田后，都会跟“细路”吃催泪弹。“我们很可能会失败……最后迎来极权和黑暗。但在这样的时代，如何不丧失希望？”因此她相信更要保护孩子的心，让他们自由快乐地成长，热爱这片土地，让他们长大后懂得捍卫所珍视的物事。

Kids Club众人相信，外面世界越坏，孩子就更须学会生活和希望。工作坊完结时，家长和小朋友跟导师说再见，身陷泥田的周思中都会把一株水稻递给小朋友回家种。小朋友看著水稻沾满泥泞的根部，出自本能反应地犹疑一刻，但最后都会欣然地接回家。水稻离开了水就变成旱稻。周思中希望孩子们都可以在家试种。“我想他们在家里可每天看著作物成长，看著一点一点的变化，跟它产生连结。其实种田就是这样。”周思中说。

社运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逝世科大学生手机最后上线为4日凌晨1时，最后信息可能为00:46
2. 科大学生坠楼疑云
3. 防暴警强攻中文大学两个半小时后撤退；网民发起各区示威“围魏救赵”，市面狼藉
4. 解构“福建帮”：从联谊乡亲到政治动员的铁军
5. “双十一”示威记录：示威延续至午夜，全日近百人送院，两人危殆
6. 华尔街日报：中国以美国式破产缓冲经济放缓压力
7. 与台湾断交七日内，我在索罗门群岛遇见的四个故事
8. 滥捕、棍打、延迟12小时送院？被捕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9. 若“勇武”失效，反修例运动应往何处去？
10. 白信：十九届四中全会，通向极权主义的治理“现代化”

编辑推荐

1. 防暴警强攻中文大学两个半小时后撤退；网民发起各区示威“围魏救赵”，市面狼藉
2. 若“勇武”失效，反修例运动应往何处去？
3. 北叙利亚战地手记：罗贾瓦，被入侵的乌托邦
4. 才废克什米尔自治，又燃族群冲突火种，莫迪想要一个怎样的印度？
5. 何韻詩：面对恐惧，站在风眼，却不被风带走
6. 社运父母开办Kids Club：为何乱世里我们要教孩子种田
7. 香港诗人淮远：叙事诗和即时诗最适合这个时代
8. 逝世科大学生手机最后上线为4日凌晨1时，最后信息可能为00:46

9. 专访香港学者李家翘、蔡俊威：超越“世界的香港”，回到“香港的香港”

10. 旧友谊，新领袖：撤出坦桑尼亚的中国投资客